

再别拉萨

□米拉

藏地
挥毫

2014年夏天,第一次来到拉萨,作为游客。2017年5月,再次来到拉萨,作为一名学习者,在拉萨郊外的达孜县度过了毕生难忘的三个星期。初次进藏,被这里的壮阔景观涤荡心魂;再次来拉萨,与这里淳朴善良的人们朝夕相处,被他们简单美好的快乐深深打动。这种快乐无关乎任何外物,无关乎一己的私心,是沉浸在秩序井然的艺术创作中自然而然所升起的欢喜之情。当我们都埋首于画布之前,宁心静气描绘着精妙的图景,那简单又无任何牵连的欢喜便自然到来,照耀着我们的身心,在静定安详之中飞快地度过了一日又一日。

可惜,再美好的经历也都会有终点。我又要离开拉萨了。唐卡完成后的第二日,是藏历四月十五日,也正是佛陀出生、成道、圆寂的纪念日。八廓街磕长头的人潮达到了最高峰,必须用隔离栏分隔人流,才能确保大家都能安全地完成转经朝拜仪式。可我却只能早早地在客栈收拾行囊,准备去机场。昨日刚装裱好的唐卡也暂时不能随身带走了,因为发现有几片小小的绿叶上掉了一点点颜料,有可能是上色时矿物颜料和牛胶的比例没掌握好,胶加得不够,影响了颜料的附着力。我给洛追老师打了电话,他说会在我出发前来客栈附近取唐卡,拿到画室修补一下,再请我的同伴回内地时带给我。于是我的回程显得愈发孤单,告别了老师、同伴和师兄们,唐卡也留在了拉萨。在机场大巴上,我数着拉萨周边高山上朵朵白云,心中无限惆怅。

6月初的上海潮湿又闷热,淅淅沥沥的小雨,让人难以振奋起心情。一下子扑面而来的高浓度氧气,竟让我出现了长达一周的醉氧症状。整个人像是坐在云朵中,走路时飘飘忽忽,脚下无根,头脑闷胀。两天后,我的同伴也要告别拉萨了。她从八廓街给我发来语音信息,声音有些颤抖。她说,临行之前,普琼老师约她在八廓街见个面。不善言辞的老师带她去了一家藏香店,她看着老师买了两大盒特别气派的精装藏香礼包。走出店外,老师把藏香塞到她手里,说这是给我们的礼品,一盒给她,一盒请她带给我。说完,老师就迈着微瘸的步子,沿着八廓街的一条小巷慢慢地离开了。她说她独自待在原地,看着老师渐渐走远的身影,难过地快要哭了。

同伴又给我发来了照片,她在泪眼蒙眬之中拍下了普琼老师的背影,他因为腿上的残疾而略有些歪斜的身影,却显得那么轻盈淡定,又有一些小小的落寞。同伴还发来了阿布帮我修补唐卡的照片,那几片略微掉色的绿叶已经重新焕发生机,就如同刚满18岁的阿布一样,神采奕奕。

数天之后,我和同伴在上海37度的高温天又一次相聚了。她比我晚两天离开拉萨。她问我是否记得我们画画的小房间里有一位坐在墙角地面上眉目清秀的小师兄,阿布告诉她,这位小师兄有听力障碍,说话也不太清晰。我猛然记起来,这位小师兄每天傍晚都会默默地收拾画室供桌上做水供的铜碗,把七个铜碗中的清水小心翼翼地倒进水壶,不发出一丝响动地叠起铜碗,拿到外面水池边,用洗洁精细细地清洗铜碗,晾干后再把它们挨个倒扣在供桌上。每个翌日的清晨,他还会提着装满清水的大壶,认真摆好每一只铜碗,往里面注入满满的清水,再放上几瓣藏红花。每天上午和下午,他都会提着装满酥油茶的暖壶,挨个儿地以手势询问我们是否需要倒上一杯解乏。同伴说,我们的罗桑老师收了许多来自贫困家庭的失学孩子,还有罹患残疾的青少年,帮助他们学到一技之长,以后能够自立于社会,服务大众。说完这些,我们不约而同都沉默了,在画室学习的一幕一幕不停地涌现在眼前。原来,那个简陋的小院子被如此深沉的大爱所笼罩,难怪每次踏入院门就神清气爽,一走进画室,内心就充满宁静平和。

我的唐卡也被同伴带了回来,我将它悬挂在独居陋室朝西的墙上,画面上的主尊面朝西方,也是朝着拉萨的方向。在难以入眠的夜晚,我架起画板,学着用铅笔画一个新的主尊——文殊菩萨。罗桑老师的话语不时在耳畔响起:以后任何时候都可以再来拉萨,只要你想学,老师会全部都教给你。

海哥、阿布和强巴师兄偶尔会给我发消息,萨嘎达瓦月吃素结束的时候,强巴师兄发来了他在厨房做青椒炒肉丝的视频,“看看,看看,今天我们又开始吃肉了”,漾着一丝小小的得意,但并无损于他的虔诚之心。海哥和阿布告诉我,画室最小的狗子阔瑞在小院门外被一辆莽撞的小货车轧到了胯部和后腿,他们带小狗去宠物医院,医生说需要做两万元的手术才能挽救它的生命,可谁也拿不出那么大一笔钱,包括那位肇事司机。隔了一天,他们发来小狗打吊针的视频,它凭着毅力度过了24小时危险期,似乎有好转的迹象,尽管医生警告说它的内伤随时会爆发,可小狗还是欢快地拖着一条伤腿回到了画室师兄们的怀抱之中。

拉萨的每一个点点滴滴,似乎随时会出现在我的眼前。而现实中上海的一切都似乎离我很远很远。在安静的清晨和夜晚,我甚至能感觉到一种自西而来的召唤的力量,它无声无息,却宏阔饱满,将我包围起来,推着我的一点点飘向拉萨。

徐志摩在《再别康桥》中写道:悄悄地我走了,正如我悄悄地来,我挥一挥衣袖,不带走一片云彩。可于我而言,拉萨的云彩始终还停留在我的周围,无论我身处哪里,似乎都无法与那里完全分离。大约过了一个半月,我做出了可能是自己前半生最重要的一个决定:重回拉萨,正式拜师学艺唐卡,在那个宁静欢乐的小院子里度过更漫长的时光。



梦幻海滩 白祥

谁都可以乘风破浪

□黄晔

大型综艺节目《乘风破浪的姐姐》上线播出,引来了“山呼海啸”,热评不断。三十位年龄三十岁以上的女星,经过九天练习,三大阶段严格考核,最终选出五人成团。“中年女星”,“选秀成团”,两个足以吸睛的因素,在此类节目中独辟蹊径,也正好切合了观众心理,看惯了青春美少女,更想来点不一样的,场上那些放飞自我的姐姐们,完成了内心的重塑,学会了善待自己享受生活,能够掌控自己的人生,呈现出自己最美好最舒适的模样。再看看这些名字:宁静、钟丽缇、伊能静、万茜……每一个都是又美又飒,姐姐们有颜有财有实力,豪横地作妖追梦,更能激起共鸣。

节目中,惊喜地看到香港影视歌三栖艺人陈松伶,似乎很久没有她的消息了。不过她在《笑看风云》《天地男儿》等剧中清新灵动的形象还清晰如昨日,特别是靓丽的短发造型,当时被不少女孩竞相模仿,又出演了张学友的音乐剧《雪狼湖》,可谓星途顺遂。后来父亲去世,她被经纪人骗光财产,又罹患卵巢肿瘤……幸运的是遇见自己的真命天子,爱情让她慢慢从忧郁中走出来。

如今镜头前四十九岁的松松,拥有“幸福肥”,但脸上多了从容淡定。无彩排表演前,因为缺少与舞台现场、灯光道具、音响、走位的配合,大多数姐姐都不愿第一个上台,松松第一个站了起来,说自己的衣服太紧,想先表演完了去换一身舒服的衣服。她说:我就做一个探路的,大家看到有个心理准备。她唱跳了一首《饿狼传说》,还表演了一个小魔术,美丽的眼睛、飞扬的神采,让

人自觉忽略了她发福的腰身和双下巴,在我眼里,她就还是那个可爱的短发女神松松。

还有来自英皇娱乐的郑希怡,唱跳俱佳,舞台感染力极强,颇具质感的嗓音,唱出了成熟女人的韵味。三十九岁的她说:自己最好的年龄就是现在,因为我更了解自己,比以前更知道自己想要什么,更有责任心去照顾所有爱的人。

节目让人看得开心快乐,对自己也多了许多信心。不过也还是有人叹息,不是每一个人都可以像姐姐们一样乘风破浪的,我等凡人只能老老实实过好生活,安安静静地老去。

我认识一位六十岁的姐姐,一辈子未婚,日子过得着实精彩。在职期间,靠着自己的勤奋努力,做到了部门主管,业余时间写作、旅游、摄影,每一天都充实丰盈。退休后,她和一帮朋友开始组团出游,拍出来的照片张张精彩绝伦,感觉她的人生如开挂一般,呼啸张扬,令人对退休生活也多了几分向往。

我的另一位朋友,命运多舛,孩子生来脑瘫,生活几乎不能自理。在旁人怜悯的目光中,她一边工作一边照顾孩子,还把自己的生活过得多姿多彩——爱朗诵、爱唱歌、爱跳舞、爱瑜伽,每年还要和闺蜜组成家庭团一起国内游。她的孩子网上自学完高中课程,乐观开朗。五十岁的她,皱纹也掩不住那一份淡定与自信。

古往今来人们都说岁月无情,可细细想来,应该是岁月的爱,赋予了女人不同阶段各具特色的美,让女人的一生多姿多彩。严歌苓写过一句话:不管什么时候,做个不凑合不打折不便宜不糟糕的好姑娘。聪明女人,懂得善待岁月的赋予。

芬兰的童年

□尹画

消夏有很多方式,我喜欢安静地待在房间里看片子。

从《锵锵三人行》里认识了周轶君。近日,收看了由她主持的教育纪录片《他乡的童年》。触动最深的是第二集——《领跑全球的芬兰教育》。

芬兰,一个只有五百万人口的北欧国家,何以被号称为“教育最强国”?他们的孩子为何成绩好、创意新,且快乐无忧?看完片子,挑几个印象深刻的细节说一说。

上课铃声——我们的上课铃声,通常会发出让人心惊胆跳的刺耳声响。走进芬兰的一间小学校,他们的上课铃声用的是大学生乐团演奏的乐曲《祝贺你》。孩子们在轻松悦耳的音乐中起舞,带着愉悦的心情走入教室。学校秘书说,他们的开课铃声会用各种音乐来代替:饶舌、古典音乐、民歌,有时候还会用老师的歌声。学校的氛围放松而平静,孩子们因此呈现出最本真自由的状态。

没有围墙的课堂——芬兰多森林,为了培养孩子与自然的关系,让他们学会爱惜、保护自然,老师把课堂开进森林里。有一堂森林课是这么上的:老师给每个孩子发了张色卡,让他们去森林里找相配的颜色。原来森林里藏着丰富多彩的颜色,并不仅仅只有绿色和大地色。之后的主题是气味。老师让孩子们去找不同的植物,然后来形容它们的气味,孩子们只需发挥自己的想象力,任何答案都算对,没有标准答案。这种“寓教于乐”的方式,不但让孩子们了解了颜色和气味,也让他们亲密接触了大自然。

芬兰百宝箱——在过去八十年里,每个芬兰孩子出生前,他们的父母就开始期待一个特殊的免费纸盒子:芬兰百宝箱。这是芬兰政府送给每个新生儿的礼物。百宝箱里放了新生儿需要用到的东西,每年会顺应时代变化调整部分用品。芬兰政府不仅投资给家庭教育,也大力投资学校教育,学生课本、交通和午餐费用,全部由政府来负担。芬兰政府把孩子看作未来最宝贵

的资源。

公平——芬兰国家的气质是朴素。芬兰人拒绝喧嚣浮华,街上没有什么奢侈品店,大家内心平静,不攀比,讲究公平,财富不是他们比拼的主要指标,品味和教养才是他们真正在乎的东西。为避免任何形式的竞争,芬兰小学里没有任何考试,唯一评估的是孩子们是否学会了如何学习。在芬兰小孩子的眼里,他们认为每个人都是一样的好,没有最好,大家都是平等的。在芬兰,每一份工作都是好工作,没有贵贱之分。即便孩子没有上大学,也不会觉得是世界末日。

西苏精神——人们习惯用西苏(SISU)来形容芬兰民族性。在芬兰语中,“西苏”是一种奋斗精神,意味着坚持不懈地完成一项在有些人看来几乎无望的任务。这是种积极的正能量,每个芬兰孩子,从小被西苏精神所影响,因此会内在驱动自己努力学习、努力工作。

美学教育——芬兰人平时喜欢带孩子去博物馆,自然而然培养出孩子的美感。芬兰人相信孔子2000多年前说的话:“知之者不如好之者,好之者不如乐之者。”芬兰孩子业余做什么?他们更乐于在实践中学习。比如在建筑兴趣班,为在海边坠落的飞机失事幸存者设计房子。孩子们在动手过程中需要学习如何用这些材料去完成搭建。最终,他们会懂得欣赏理解建筑和基本的建筑原理。

教师资源——芬兰人坚信:好教师是好教育的基石。芬兰教师上岗前会做心理测试,看你是爱家庭,爱他人。芬兰的老师从不给孩子贴标签,不贬低孩子,说你不能做这个,不能做那个。假如孩子学不好数学,老师会先自我检讨,然后通过他擅长的方式来把数学变成他的擅长之物。比如他爱玩乐高,就让他数乐高积木,实行个人化的定制教育。芬兰的老师会鼓励孩子发挥天性,激发出每个孩子身上的闪光点。成功从来不只是有一个模式,未来也从来不只是有一个样子。

走马
天下